

漠融 著

MO RONG ZHU

SAN
GUI

三
歸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TIAN MA CHU BAN GONG SI

漠融著

三归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三 归(传记文学)

著 者：漠 融

出版发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

电 话：六七〇六六三三

传 真：六七〇一三八二

印 刷 者：天马图书有限公司本部

定 价：港币四十元

国际书号：ISBN962—450—355—9/0 • 30043

目 录

总 楔： 三三归九 (1)

面对一只杯子 面对一种文化

面对一个人

儒、释、道是一个「三」

天、地、人是一个「三」

人、神、魔是一个「三」

第一章： 人生三声 (8)

「哇」地一声入了尘

「啊」地一声入了世

「空」地一声走了人

第二章： 人生三读 (25)

读天 读不透

读地 读不明
读人 读不醒

第三章：

人生三修…………… (40)

修身 修不尽无尽的痕
修性 修不尽无尽的形
修情 修不尽无尽的影

第四章：

人生三寻…………… (56)

寻你 你不吭声
寻他 他不回首
寻我 我不承认

第五章：

人生三徒…………… (72)

以人为徒 徒为空悲
以事为徒 徒为寂静
以世为徒 徒为虚无

第六章： 人生三悟…………… (86)

以物来悟 悟出淡泊

以名来悟 悟出致远

以欲来悟 悟出清纯

第七章： 人生三融…………… (97)

融入天 化为青云

融入地 化为大树

融入人 化为仙佛

第八章： 人生三态…………… (113)

儿女态 温温婉婉走过来

恋人态 热热烈烈走过来

父母态 风风雨雨走过来

第九章： 人生三出 (129)

走出世俗 酸甜辣苦

走出他人 相恋爱恨

走出躯壳 品评言说

九归： 家庭、社会、自身 (138)

总跋： 九九归一 (147)

九为大 九为极 九为玖 玖为九九

九九便归一

一又生二 二又生三 三又生无限

无限即久久 久久即玖 九九又归一

总楔： 三三归九

当一杯茅台酒倾入你的杯中，当你浅斟短吟或酒入豪肠，你可否听见水的声音，听见赤水河流的声音，以及日月星辰与茅台镇独有的气韵和红土壤的声音？

你静静地坐下，面对一只杯子沉入生命的底部进入一些必要的内省已成为奢望的今天，你且在这杯中的天地感受中国古老文明的氛围和今日阳光的厚爱，那么，你便会聆听到水的呼吸，品酩到中国五千年儒、释、道的敦厚、空无和飘逸的韵味。

品着这杯中玉液，你是否想起茅台酒，想起率领几千酿造之神酿制「国色天香」的邹开良先生呢？

……哦，也许，你想起来了。

那么，我想对你说——

中华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从周口店到半坡，从朝歌到洛阳，从金陵到北京，甲骨、青铜、竹简……，诸子百家、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清歌……，有多少歌谣，有多少传奇，有多少演义

……

你只要在这烟波浩渺的学海中稍作徜徉，便会发现中国文化积淀的林林总总，包罗万象，杂集庞全，怎教人不眼花缭乱，心神迷惘？

或许，正因为这些，反令人永远窥不到全貌，取不了真经。而茫茫人海，芸芸众生，非圣非贤，非仙，长不过百岁，宽不过生活，又怎能不生有涯、知也有涯呢？

我们暂且撇开现时热门而又神秘的武功气功之类不说，同时也撇开老外的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象征派、印象派……但是为什么几千年前老子的哲学思想却能被外邦引进他们的当代心理学、哲学及其它学问的研究领域并且出了成果呢？

为什么美国著名的心理治疗家、教育改革家、人体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及现在的代表人物罗杰斯却对我们这位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老祖宗心悦诚服、赞赏备至呢？他评价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出了「我们西方社会迄今尚未完全领悟的真理。」是「我最喜爱的并总结了我很更多为深刻的信念的文化精髓。」

一个另一半球的生活在物质文明高度现代化的国家的学者，能从我们的老祖宗那几乎被历史淹没的《道德经》里取得了真经，而成就了果实。可是我们由这片土地喂养，这种文化哺育的龙族龙宗，却为什么不能得其所哉呢？

咀嚼着遗憾的苦涩味道，我们怎能不反思？我们怎样才能经过古文明的诱导而跨越历史的断层呢？又怎样才能成就中国气魄、中国血肉、中国精魂的朗朗英风、爽爽气度呢？

玄而又玄，妙而又妙的华夏古文化啊！

比如说「数」这样一个词，在人类世界通常的语意里，它不过是表示事物的量的基本数学概念。在许多人的眼中，又尤其是西方人的眼中，它不过是一、二、三、个、十、百、千、万、亿等数目，

不过是现实世界空间关系和数量关系的一种代表研究方法的量。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人的眼中，这「数」除了上面所说的语义外，还有着一种于人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天命、命运。

老祖先们对人、对事、对物的生存、发展、消亡一律以「数」概之。不可抗拒的事情抑或天灾的发生称为「天数」；在世间能活多少日子称为「寿数」；逃不过的生关死劫称为「劫数」；绝而未绝的人事称为「气数未尽」；千里姻缘、明主贤臣、亲朋好友的知遇称为「数当遇合」。 「数」是一张大网，弥天盖地解释一切。「数」在天命和命运的夹层里，显现着必然性和无以抗拒的规律。

又比如说「三」，这也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数字。可是它立于中国古文明之林，又是另一种神秘了。在《易经》这部中国人的「圣经」里，「一」是太极、是阴阳、是男女，是任何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而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在二与一之间，「三」诞生了。「三」是繁数之始，是唯一的能与一和二并列的有特殊含义的数，是一与二之后演绎出的第一个数。一为天，二为地，三为人。天地人称「三才」；日月星称「三光」。「三」的意义之泛之深是不饱读古籍的人所无法理喻的。「三日」为一段不长不短的时日，「三月」为万物换象的季节，「三年」为相思所能恪守的极限，「三十年」为半个花甲、半世人生……因「三」而生出来的「三、六、九」及它们的倍数或积数，则是人们于数学世界里精选出来的人生伴侣。良辰吉日多于此数，佳节盛会多于此数，禁忌避讳多于此数……

中国古文明里蛰伏的斯芬克斯之迷太多太多，在展示真相的等时间内却又掩饰着真相。于

是，中国的先哲在「学」之外，无意识到了「悟」，在一切学术领域内在一切生存空间内在一切思维程序之中，无不要求「悟」。学而不悟是「泥古」，是「不化」，是「腐儒酸丁」。

但是，要悟、能悟，并且悟出又谈何容易。试想「书山虽有径」然而「学海却无涯」。面对着路，一个人一生中又能走到多远呢？何况还要朝朝暮暮上下求索去悟，去驱散迷朦的雾障，这怎么不越说越令人望而止步，听而却步呢？

唉呀呀，学、悟、行，这灵界的三段式岂不是又要圆成怪圈，叫人永生永世困顿其中了么？非也！因为偏偏有这么一个人，平平常常的，淡淡然然的，他没有困在那中国石狮子的冰冷的微笑之中，也不曾借助一副古甲保护他枯瘦的身躯，腰带上挂一把长剑，右手执一根长枪，毅然骑在一匹瘦得每一根肋骨都坚硬地凸出来的马背上，去和破败的风车作战。他也不曾手指轻弹竖琴、嘴里低吟柔曼的歌曲，走过华屋草房，走过层层迭障的群山，去寻找那美丽如初的蓝色幻梦。

他，以从乡土里生成的地道和朴实，从传统文化中吸吮的智慧和学识；以中国式的儒者的清癯身材，以中国哲学赋与的沉静，甚至以穿得一丝不苟的中山装，走到了一种我们认为不能达到的境界。

他，太自在，太平常，太淡泊。他完全就是一座亘古耸立在乡土上的峰峦，他完全就是乡土上那些年复一年生生灭灭的茅草，他完全就是那一段清亮而平稳的河水，甚至他完全就是山头那棵青杠树，山凹那方小堰，早晨那些雾气，傍晚那些被太阳晒热了的石头。你不要指望他成为

白马王子，纵然全世界的男人都骑着白马奔向明眸皓齿的女郎。你也不要指望他学会最令人兴奋的摇滚，纵然整个地球都在摇滚中一天转成三千转。

假若你硬要想象他，该怎么想象他呢？那先想想有一位老先生，长须及胸、两目幽深，无言地骑在青牛背上，走出了函谷关，带走了惆怅和烟尘，使你宁静如水。再想象还有位老先生，双手笼在大衣袖里，谦谦地向一切人注视，注视得你的心中的万千浮躁都凝滞下来，化为一朵白云，静静地依偎在一青松之冠。要不，你想象大雪飘飘，暮色四合，一条江水已如蛇冬眠，一个老渔翁面对江水，钓杆横斜，杆上积雪，竹笠积雪，而老渔翁脸上却满绽温暖的笑靥。或许，你还可以再想象春雨潇潇，绿草如茵，鸟在频催「布谷」，一个老农牵着他的牛儿切入雨丝和绿烟之中，他低着头，盘算栽秧的日子，种麻的土地，接媳妇的彩礼，村头王老者的生期酒……啊，当这一切都进入了你的想象之后，你一定会旋进太极图的奥秘，领悟一种玄而又玄、妙趣横生的快意。

记得那阴阳鱼相拥成一体的圆吗？记得那沉郁的黑、勃然的白吗？记得那黑中至白的圆点、白中至黑的圆点吗？设若你都记得，那么听我说，那黑是静，那白是动；那黑是质，那白是华；那黑是信念，那白是追求。白与黑相生相克，这就是最单一的色彩组合，就是泥土和传统，就是圆满，当然是纯中国内涵的圆满。但接踵而至的有法国的高脚杯、美国的高脚杯、英国的高脚杯以及许多洋的高脚杯盛着这份圆满，这圆满也在洋的人们面前很洋地洋着……

是的，要想象这个人，就得想象很多很多的很质朴而又很神秘、很古老而又很现代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乡土喂养，中国文化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人。他具有纯粹的中国气质、中国风

格、中国韵味。他以含蓄的精明和沉静的智慧，抓住了时代的缰绳。他是骑手，但决不是那种节日里赛马场上的骑手；他策着马，踏响现实的铜铃，跨入未来的方阵。

在他身边，你能感受到浓郁的民族传统气息，但那种气息是肃穆的、淳甜的、明朗的，没有一丝一毫的陈旧和迂腐。最古朴的意象，最崭新的理念竟如此和谐地结合在他的身上令你不得不由衷地叹服。

他，就是茅台酒厂的邹开良！

他，1973年调入万山丛中的茅台酒厂，1985年3月集茅台酒厂的厂长、书记、指挥长的三任于一己肩上，全凭「三学」的名言，即「无一事而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全凭他读过的没有文凭的三年旧学：初小一至六年级各半年，全凭他○○多万字的自学笔记，全凭他在《人民日报》、《贵州日报》、《经济信息》等报刊上发表的○○多篇文章；当然也凭着他诚挚的乡情、火热的乡心，凭着他杰出的管理才能、优秀的政治品质，凭着他优异的业绩……

不过，最根本的凭借并非这些，这些凭借物并不希罕，可以拥有者甚众。邹开良从千千万万天资聪颖、秉赋优良、学业精粹的人中走出来，是以他纯粹的中国之心去拥抱中华土地。正因为有了一颗地道的中国心，他才深而不奥、朴而不拙。他是廉洁的，但并不以廉洁标榜自己；他是睿智的，但并不锋芒毕露；他有超凡的眼光和卓绝的才力，但他永远溶于群众之中，而显得那么恬淡、自然。甚至连他的荣誉也那么实实在在，在顺理成章，就象一股清澈的溪水，在幽幽的山中流着，该到那里滋润禾苗，该到那里浇灌山花，该到哪里积一泓潭水，纯粹是天性所至，纯粹是

得其自然。

他于1987年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评为首届贵州省优秀企业家，同年荣获省优秀厂长称号，1989年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和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他是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中国轻工年鉴副董事长……中国贸易促进会、中国国际商会委员……

作为人，特别是作为中国人，邹开良学成了，悟成了，行成了。他于中国文化中得到了他的「道」。而他又以这「道」，同茅台酒具体结合起来，使茅台镇那一片渗透着中国血液的土地，由着那么多深受中国文化陶冶的酿造之神，演绎出了一种猎猎的中国精神。

呵，邹开良，茅台酒，中国文化，它们三位一体，三者合一，铸就了一道中国山的壮景，袅袅升腾着中国「三」的意蕴！



第一章 人生三声

因为「三」，他终于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幸福的彼岸，并不在于他人，而在于自己；外在的虚名浮利，在人生的长河里，往往只是那么一瞬；而人生的质量，关键在于自身的充实和自我价值的发挥。

注定了他终生与「三」有缘。若论殊荣，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企业家，三项金冠令人眼羡。若论权力，他曾是国酒茅台酒厂的厂长，兼任书记，还兼任扩建指挥部指挥长，三个副厅级的头衔都是实权。若论管理才能，他这高级经济师使茅台酒厂新投资超一亿，固定资产超一亿，每年上交利税超一亿。这三个亿正好印证了一三得三，三三归九，九九归一，又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

读者会问，是茅台酒神秘，才使这「三」神秘，还是邹开良这人更神秘？

神秘么？确实神秘！茅台酒七十多年来在国内外荣获的近二十块金牌中，竟有十二块与邹开良先生有关。而这十二又是三的倍数，真是奇妙的巧合。

更妙的是，他的出生年月是1933年6月，又是三三归九，1973年调茅台酒厂，1994年到退休年龄60岁，刚好是他在茅台酒厂工作、任职21年，又占个三数的1倍。真是玄而又玄。

对于邹开良先生，莫非真是「三」在施展魔力？

想当初，他「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站起，靠的是学识、人品、魄力，有如「三足鼎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揣着一身豪气，装着一脑机智，为厂一生冲刺，正应验了「三生无限」。

于此，写邹开良先生，从这一章到九章，都离不开「三」字了。

有人曾问笔者，人一生最动听的是哪三声？笔者答曰：「一是从娘胎出世时「哇」的一声，这一声宣告这个婴儿作为一个人来到了人世。二是遇事见物「啊」地一声，这一声是好奇或惊骇或探索亦即创新，人都是喜新厌旧的，恰恰是这喜新厌旧推动着人类不断创造、发展。三是人死入土盖棺时「空」地一声，俗话说人死两脚一伸，米都不带一升，而这儿的「空」系指「空寂」、「空旷」，人来于尘土又归于尘土的空茫无限之中……」

人一生要发出多少声音，说多少话，恐怕没有人计算得出。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根据人类学家所启示的想象得到：我们的老祖先围着树叶裙，披着兽皮褂，或手持尖利的石头，在无边的原野上森林里追逐野兽；或扛着大木头大石头，在悬崖边河水旁营造巢穴。任夏季的毒太阳张开如盆的大嘴，伸出无数的火舌，舔食他们身上仅有的丝丝凉气；任冬天漫无边际的飞雪，随着刺骨的冷风飘来，裹去他们身上无法包藏的丁点暖意。沉重的劳动、残酷的环境、相依为命的意识，逼得他们只能以「吭」、「唷」、「喏」这最真切的三声，与自然抗争，与环境抗争，与自己抗争。而人的一生便很自然在由这「三声」，演变出了瑰丽的生命和无限的命运交响曲。历史，也就在这「三声」生出来的无限要义中，以滚滚的架势，向着文明的现在和将来逼近。

今天，在如此众多的语言海洋里，有谁能找出几声共同的呐喊呢？这个问题是一个老尼

姑、一个老师太提出来的。她是净土庵最后的种子，提这问题时她已经九十三岁了。那时红卫兵推翻了她的菩萨，抢过她的木鱼一阵乱敲，并且要她立即还俗，脱离封建迷信回归革命阵营，接受改造。面对三、四代人都沉浸在高呼「万岁」、「斗争」，甚至连打电话时与接线员或与通话的对方的第一句话都是「万岁」、「斗争」，否则就没有通话资格的现实，老师太微微睁开眼睛，吐出一声很幽远的话语：「你们说，人世间有那些话是共同的？」这问话很轻微，却又很热烈固执，十三、四岁的红卫兵们突然被问得如坠云里雾里。但是十三、四岁的革命小将又岂能被问倒呢？于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答：「万岁」、「斗争」！

老师太只得再度闭上眼睛，似乎喃喃自语，又似乎指向分明地说道：「人世间只有三声是相同的。一是出落娘怀时的那一声「苦哇」；二是初省人事时的那一声「啊」；三是离开人世最后落气的那一声「嘎儿」。只有这三声最相同、最响亮，盖过世间所有的声音！」

言罢，老师太坐化而生。小施主们却继续跌进滚滚红尘。

是啊！无论你是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还是肩挑背磨的农妇渔夫，在你挣扎过生的关口，来到人世的时候，怎能不感叹一声「苦哇！」当你面对人世无尽的坎坷路、无穷的奋斗和竞争之时，怎能不宣告：「苦哇！」或许正是这「苦」的喊出，后来真遇艰难困苦，反而坦然，反而微笑，反而不叫苦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本书的主人公邹开良，这个神奇而又自然的人物，这个用实干用奋斗填充了一生的人物，也曾喊过那一声「苦啊！」所以，还是让我们循着他那最初的一声，走向那个